

王財貴 65 文集

孔元五十六年歲在甲午孟夏王財貴自署

王財貴 著

读经与大才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王財貴 65 文集

龍元五十六年歲次甲午孟夏月制序于書齋

王财贵 著

读经与大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经与大才 / 王财贵著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.5

(王财贵 65 文集)

ISBN 978-7-5325-8396-6

I. ①读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经学—儿童教育—文集

IV. ① Z126.27-53 ② G6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9624号

王财贵65文集

读经与大才

王财贵 著

书籍设计: 刘晓翔工作室

北京文礼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策划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市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: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965×710 1/32 印张7.625 字数147千字

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5-8396-6

G·654 定价: 46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简易之教与繁难之教：从读经教育来看教改 ——王财贵教授在首届台湾读经论坛大会上的讲话	001
新儿童中心本位论	025
如何以读经培养大才	045
从“理无碍”、“事无碍”到“理事无碍”、“事事无碍” ——给读经的家庭一个可期许的未来	103
给读经家长一个笃定的信心 ——为什么要让孩子进私塾读经	143
只要你明白	163
应试新方：读经	183

简易之教与繁难之教：从读经教育来看教改 ——王财贵教授在首届台湾读经论坛大会上的讲话

时间：2010年11月28日

地点：台湾台中教育大学求真楼

校长、院长、主任，各位来自海内外的学者、专家，各位老师、各位家长，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！

很感谢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、我们学校校长极力的争取，所以我们在教育宗门的教育大学当中，能够举办这个属于非体制教育的研讨会。而这种非体制不只是当今我们国内的非体制，乃至于一百年来全世界教育思潮当中的非主流、非体制。不过，刚才校长、院长、主任也都大略表示了这个意思，读经的教育，其实跟我们体制，乃至于跟全世界古往今来所有的教育理论并不互相冲突。我们说，有所谓的主流、有所谓的非主流，有所谓的体制、有所谓的非体制，它们不一样，但是不相冲突。

读经教育可能不可能将来能够渐渐地走入体制，或是渐渐地影响所谓的主流思潮，乃至于是不是能够作为体制的一个核心，或是作为一个世界教育思潮的主流呢？我这个人悠悠哉哉的，我平常做人是温文儒雅的，但是呢，十几年来我推动这所谓非主流、体制外的一种教育观念、理论，乃至于是实践，却让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叛逆者。所以有些时候到学校去演讲，讲完了，校长总是要来作一个总结——校长总结最重要的责任是消毒——他会跟在座的全校老师说：“刚才某某人的演讲仅供参考，他是作逆向思考，不过这个逆向思考对我们应该也有一种提醒的作用。”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会站起来抗辩一下，我说：“我不颠覆任何的思想，不颠覆任何的体制；因为有这样子的体制，它必定有它的渊源，有这样子的思想，尤其这种思想是属于整个世界的、整个时代的，它背后必定也有相当的依据。所以，你怎么可以去颠覆它呢？所以我不颠覆。我也不是作逆向思考，我只作正向思考，谁跟我不一样，谁就是逆向。”

回想到十几年前刚推广读经的时候，确实有许多的社会上的学者、专家，他们不仅是持质疑的态度，基本上是持反对的态度，尤其有的是激烈地反对。后来或许是稍微了解，或许也因为看到读经的人数渐渐增多了，支持的校长、老师渐渐增多了，所以这些所谓的专家、学者，他们就渐渐了解，了解之后反对的声音就比较少，质疑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了。到现在总共十七年的推广，读经教育渐渐地华人社会，包括中国台湾、大陆、港澳，东南亚，乃至于是全世界的华侨，渐渐地都有了一定的共识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台中教育大学来办第一届关于读经教育的国际论

坛，这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，它将写入读经的历史！当然，如果读经这种教育是真正能够成为教育思想主流的一种理论，则它不仅是写入教育的历史，它还将写入人类的历史。而我们台中教育大学，我们杨思伟校长，以及在座各位，我们都可以与历史同在，因为我们与经典同在；经典是永恒的，我们这颗心也是永恒的！希望我们的精神能够从这一届的论坛渐渐地产生更大的影响力，不止是让我们写入历史，也让我们的历史产生变化。

今天的题目很奇特，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很奇特，因为以前没有这样下题目的。虽然我等一下演讲的内容或许跟以前差不多，但是这个题目毕竟是不一样，不一样就有着新鲜的意思。那为什么不一样的题目会讲一样的内容，乃至十几年来都讲得差不多呢？可能的原因大概有两种。一种是一般人的想法：这个人啊，从十几年来就没有什么长进，所以这个只是“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”他讲得对，因为我姓王。至于第二种想法呢？第二种想法是我自己这样想的：如果十几年前就讲对了，就讲中了，讲对、讲中了教育的道理，那十几年后就不应该、也不必有别的说法，因为别的说法就是错了。假如以前讲对了，现在故意讲错，那我岂不是不只是刚愎自用？我岂不是老来呆、倒退了吗？所以我讲的都差不多。不过，因为今天的题目有一点新，所谓“简易之教与繁难之教——从读经教育来看教改”，那我就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。

简易与繁难

所谓简易之教与繁难之教，这个“教”原来是“教化”的意思，不过我稍微地用了别解，我把这个“教”呢，别解为比较狭义的“教育”。简易之教与繁难之教，正式提出来、讨论比较多的，是王阳明以及他的弟子，尤其王龙溪，最喜欢讲这两个词语。因为他认为阳明的教育、阳明的学说，乃至上推陆象山，所谓“陆王学派”，再往上推，推到宋朝初年的周濂溪以及程明道，再往上推到孟子，最后归宗于颜回与孔子……这一系脉，就王阳明跟王龙溪的看法，这种教化的方式、这种教化的思想，是采取简易的方式，这叫“简易之教”。为什么要提出简易之教这语词来呢？为的就是有与简易之教相对的“繁难之教”。繁难之教主要是针对谁呢？最主要是针对朱熹跟程伊川，所谓的“程朱学派”。当然，依照王龙溪的看法，除了刚才所说，自孔子、颜回、孟子、象山、阳明这一系脉之外，如果有别的教化，都属于繁难之教。王龙溪的这个主张是很鲜明的，也可以说针对性是很强的，乃至杀伤力是很大的，它会引起非常重大的争辩。果然，这种争辩一直延续到现在，所谓的简易与繁难之争，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公案。

我们知道，哲学家的见解，是一种抽象的、高明的见解，而凡是越抽象的、越高明的见解，它的涵盖性就越大。所谓涵盖性，就是它可以涉及到人生的其他方面。所以不只在教育的方法上，在人生各方面、我们为人处事的日常生活中，都可以发现有

所谓的简易之教与繁难之教。那为什么要用简易之教来批评繁难之教呢？我可以探讨一下它的历史的渊源，思想的来龙去脉。

“简易”两个字，其实不简易。“简易”这两个字，它的出处是很古老的，源于《易经·系辞》第一章，所谓的“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。易知则有亲，易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，有功则可大。可久则贤人之德，可大则贤人之业。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矣。”这一段，最重要的是前面两句话：“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”乾坤代表天地之德，代表创造的原动力；《易经》以乾坤作为原道，而乾坤以什么样的方式，以什么样的态度，以什么样的德性来造化天地呢？这里说“乾以易知”，“知”，就是主的意思，作主。我们说“知”是作主的意思，这是有根据的；比如古代说“知县”，

“知县”是什么意思呢？知县就是县长，主持一个县的政务的首长，所以“知”是主的意思。又比如校长，也叫作“知校”，因为整个学校事务他必须知道，知道他才可以处理。所以“乾以易知”，乾之德、天之德可以作主、可以作长，用“易”的道理、用“易”的态度来作创造之主，用“易”来作主持。而“坤以简能”，能够使乾德现实化，能够使乾德原来的方向、主义确实地落实，而生成万物的能力，叫作“坤”。它有这样子的能力，有这样子的成就，有这样子的表现，所以叫作“能”。坤是以什么样的态度、什么样的德性来表现呢？就是以“简”的方式。

“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”，这创造天地是何等大事，居然说它是“简”、“易”，所以“简易”两个字啊，是真的不简易。

“简易”是乾坤之德。万物之本、创造的源头，乃是“简

易”。为什么简易可以做万物之本、万物之主？如果我们进一步想一想，也大略可以了解。比如黄河、长江，它所流过的地方是很多的，它的水量是很大的，乃至越来越大；但是我们追溯它的源头，却只有一股泉水，乃至这股泉水我们可以再追溯到最初的一滴水……像这样追溯上去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长江大河它的源头是简易的。万物的表现是复杂的，但从万物这么复杂的表现追溯上去，追溯到它最源头的部分，它应该是简易的。假如不简易，它就不能够涵盖一切，就不能够永远创生不息。所以，简易之道，是一种高度的、哲学的归结。凡是有高度、哲学的归结的，都会走向简易。走向简易，原来就是一个真理的表现，乃至于是人类心灵共同应该追求的境界。

如果是简易之道是如此而形成的，那么所谓繁难之道，就真的是有问题了。什么叫繁难？繁难是比照简易而说的。假如越属于高度笼罩、越属于基本原理的它越简易，那么越往下降，它的内容就越丰富，它就越实际化、它就越实务化，乃至它要面对各种的时、地、人、物，因时制宜、因地制宜、因人制宜、因物制宜；在制宜的地方，它就有非常多的状况要面对，它就有不同的态度要来解决，它需要有很多的特别的学问来作支持……因此它就越来越繁杂。其实这个繁杂也是应该的，假如不繁杂，那叫作蹈空，你的两脚虚悬在空中，那是不踏实的。但是假如不简易，那就是无本、没有根。好像一棵树，它的分枝、长叶、开花、结果……是繁杂的；乃至有许多的学者去研究这个叶子的结构，光一片叶子，就可以让一个人研究一辈子，甚至人类永世都研究不完——所谓“一花一法界”、“一叶一如来”——但无

论花与叶有多少，它的根本、它的源头，也是很深的，深到哪里呢？也是深到“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”，因为树干就只有这么一个，它的树干是简易的。

其实这个道理应该人人都认识，即使是朱熹，他也应该认识。一个稍有思想的人，其实都是上下兼备的，他只是学问的方向、重点有些不同，或者说对于某些部分了解的透彻程度有些不同。所以朱熹不是所谓繁难之教吗？但是朱熹也说“统体一太极，物物一太极”。所谓太极，就是理的意思——太极是面对着阴阳来说的，阴阳是气，气的对面就是理，所以太极是理——“统体一太极”，就是整个天地宇宙合起来是一个道理。那只有一个道理这么简约吗？不是的。天地的万物这么样地复杂，生生不息，而天地好生万物，这么多的东西，“物物一太极”，每一个物都有它的太极，也可以说每一个物都有它的理。所以宇宙它总讲是一个理、每一个物也都有它的理。比如说这个麦克风，它有它的理，这个纽按一下它关上了、按一下它又开动，这一定有它的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这个电门，电门有没有打开，这就是它的道理。当然物物都有它的道理啊。但是假如是这边一个道理、那边一个道理，那请问哪边是真正的道理？我们要走哪一条路？这不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吗？

所以从今天讲简易与繁难的对照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白的两两对照的方式。一般所谓的对照是这样的：甲方说一个道理、乙方说一个道理，这两个道理或许真的是南辕北辙、针锋相对；或虽然内容可以互相地融通、互相地涵盖，不过总体方向不同。像这样子，孰是孰非，就有所谓的见仁、见智。那么假如见

仁见智，我们应当怎么面对这样子的两种、乃至多种的说法？见仁见智这个观念，跟刚才“简易”这个词语的来源是在一样的地方，也是出自《易经·系辞》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。”“见之”的“之”是指这个道。仁者来观察这个道、来领悟这个道，仁者所领悟的道，他认为道具有仁之德；而智者站在智者的心态来领悟这个道，他发现道具有智之德。所以，仁者见的是仁德、智者见的是智德，叫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”。而这个道，到底它有哪些特质呢？或许道的特质可以从各方面来说，但是至少它可以具备仁跟智两种德性，所以两种德性同属于道。就好像老子所说的“无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万物之母”。“无”跟“有”都同属于道。那么假如“仁”跟“智”都同属于道之德，请问：仁者跟智者，他们两人是要起争辩呢，还是要做朋友？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了、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”了，就是孔子所说的“见贤思齐”了。所以，仁者与智者，各见一边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平常面对各种学说，我们就可以去思考，它是不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心里面就可以有一种面对的方法了。

纵贯的涵摄

不过呢，两种看法的不同，除了见仁见智之外，它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对照的模式，不是东边一家西边一家、不是平分秋色，而乃是上下的关系，有某一种见解具有所谓的优先性。那么具有

所谓的优先性的，跟次要性的，它看法当然不同，而这个不同，就不是见仁见智的不同，而是一种上下层次的不同。用中国的话来讲，就是体、用不同。比如刚才说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”，如果仁、智这两种德，我们从孔子的说法，仁、智可以双彰，两方面都彰显；当两方面都彰显的时候，孔子就说：

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；知者动，仁者静；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这个就是仁、智两方面各占一边。但是呢，仁、智也可以收归一体，孔子又说：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。”在这里又可以发现，智是为了仁而存在的，仁是智的根本。所以仁与智，可以两方面各占一边而双彰，也可以变成一个纵贯的关系，而以仁为本。这种说话的方式，还有像老子的“有”、“无”。这“有”、“无”我们也可以两边看：“有”“无”都是道的特质、道的功能，道有“有”的特质、有“无”的特质；不过依照老子的整个思想来看，还是以“无”为本。从这里，就将横面的对照，把它转成纵贯的对照。

近代以来，中华民族遇到了一个时代的挑战，也可以说，时代给中华民族一个千古以来的机会，就是我们遇到了西方的文化。而民族与民族相遇，它最重大的意义就是文化的相遇、是心灵的相遇。那么我们现在请问：如果用横面与纵贯两种对照模式，我们是把东方文化、西方文化作为平列的对照呢，还是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纵贯的涵摄关系？这是中华民族一百年来的课题，乃至于是五千年有史以来，最重大的课题。如果在这方面没有思考清楚，我们要处理我们国家、民族的前途，乃至于是处理个人日常生活、面对我们生命的态度，都会产生混乱，都会不知所

措。我发现，一百年来的中华民族，就是不知所措，这不知所措表现在各个方面。因为对于文化的认识，其实就是对于心灵方向的选择，它是一个有非常高度、且抽象到非常有笼罩性的一个课题；在这个课题之下，它可以影响到所有的人生，它可以影响到各种的政治措施，乃至整个社会人民的德性……一切都在这个课题的笼罩之下。尤其是今天的主题——教育，我们的教育确实受到这个课题非常严重的干扰，乃至一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出自己的路。所以，我今天借用这个机会来反省一下这个课题，所谓的简易与繁难，以及我们将如何地对照它们的关系。

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来，对中国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，清朝末年的张之洞，他曾提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我们从看到这句话心里面产生什么样的感受，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对于历史、文化，乃至对于人类的心灵、智慧，他见解的不同。假如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，它是可以对照起来的，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，它是平面地对照、互相冲突的呢？还是它是立体地对照、是一种融会贯通的关系？我们只要能够把我们的思想往上提升，就像我们追溯源头一样，往上提升，我们将会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答。所谓往上提升，就是我们的心灵不执着在任何一边，乃至不执着在这一个层次，我们心灵跳高一层，就可以像庄子所说，“有儒墨之争”，有儒家跟墨家的争辩，乃至所有思想的争辩，而“莫若以明”，他就可以解决这个争辩。如果原来这两个对照的观念是平面的，那么讲儒家是，必定说墨家非；讲墨家是，一定代表儒家非，这个叫作“固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

是”。因为是两者相反、矛盾，所以对方的非，是我的是；对方的是，就是我的非。庄子说两家“必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”，假如你要这么做，那永远没完没了，谁能够服谁呢？所以说“莫若以明”，必须要用“明”的态度。庄子自己没有解释什么叫“明”的态度，他只说“休乎天钧”，在这个天地的运转当中，我们就在这一端安，安于它的转动。就是，我不立任何的标准，我像老天的转盘一样，我在这里得到休息、休止。我没有、也不会有辩论的情况产生，这个叫“休乎天钧”。

那么“休乎天钧”到底有没有解决问题呢？有些读庄子书的人，认为庄子并没有解决，只是把焦点模糊化。不是吗？原来有两个主张，不是有焦点吗，现在把它取消了、模糊了……咦，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，据说现在也有很多人采取这种态度，焦点模糊化。但这算解决问题吗？所以我们要把这个“莫若以明”的“明”作一番重新解释。我们把“明”解释成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那个“明”，明明白白。怎么可以明明白白呢？在两个不同的观点之中，我们如果入主出奴，赞成某一方，庄子就会讥笑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用“明”的态度。“明”的态度就是跳高一层，两边同时观照；假如是这样，我们或许可以解决两边不同的问题。而当你跳高一层，或许也会发现这个“明”之后还有“明”；因为你跳高一层，就看到在这层之上还有不同的观点，所以一直往上翻，一直往上翻……一直翻到什么地步呢？一直翻到不能再翻的那一个源头为止。这里就达到所谓的简易之教了。

当我们面对我们的文化，或者缩小范围，面对我们的教育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态度，来追求所谓的简易之道？当然追求

简易之道的同时，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，简易之道所笼罩的、所涵摄的各个繁杂的内容，它正是使简易之道可以产生价值的地方。就好像天地易简之德创生万物，万物就是易简之德的内容；假如没有天地万物这么复杂，易简之德只是一个空想、妄想。一百年来，大体是中华民族吸收西方文化的时代。说吸收西方文化，假如真的是“吸收”的话，那就回归到刚才所说的简易与繁难，二者是不相冲突的，乃至于体、用是一贯的，中、西是可以融会贯通的，这样叫作“吸收西方文化”。但是这一百年来，我们是不是以吸收的态度来面对中西文化的不同？在我看来不然。我们不是以这种态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是以一种大方的态度，来面对中西融通。尤其是在教育界，令人相当痛心的是，我们这一百年来的教育，跟我们百年来的文化取向相当地一致，是所谓的“全盘西化”。张之洞先生所说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跟这个“全盘西化”，二者思想截然不同，走向两条路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反省，到底哪条路是我们应该走的路？我们把它落实到今天的主题——教育上来说，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？

专家的片面性

教育，好像任何人都可以谈，但是或许专家也不敢说他能够把教育说清楚，因为教育毕竟是一件人生的大事。那么我们怎么来看教育呢？首先，我们做几个反省。我想第一点，非专家的意见我们不要太过注重，或说不要太过地听从。比如说现在学校自从教改以来，许多的家长对学校的影响力很大，在日本还有所

谓的“怪兽家长”，就是一些专门找学校麻烦的家长，学校不敢得罪他们一点。这个非专家，也就是家长的意见，怎么可以听呢？到底是学校的校长、老师是专家，还是家长是专家？如果学校老师、校长是专家，那怎么可以听非专家的意见？但我们又可以问：难道非专家的意见就不是意见吗？他就没有一种领悟吗？百姓他就真的是愚痴的吗？王船山说：“百姓是至愚而至神。”他是最愚笨的，但又是最神明的，所以一般人的意见也不见得就完全没道理。不过，专家的意见确实也有他优秀的地方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可以说应该以和为重，或者说，我们应该重新作个反省，对专家意见重新作个反省，使这个专家也能够更进一步。就好像仁者听到智者的意见，真正的仁者，他一定是尊重智者的，乃至把智者意见收纳进来，使自己变成仁智双彰，或是仁智贯通。而智者如果听到仁者的意见，他也必定尊重仁者，把仁者意见吸纳进来，使自己的生命仁智双彰、仁智贯通。假如专家听到非专家的意见，也能够尊重非专家的意见，把它吸纳进来，然后专家与非专家都再次思考，让双方意见贯通。贯通的意思，大体就是专家来领导非专家，但也有些时候，可能是非专家有了特别的领悟，变成专家、变成主流。比如说我们的读经教育，现在不是非主流吗？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主流。因为不管是专家还是非专家，我们只看他有没有讲中教育的核心、教育的道理。越能接近教育核心、教育的道理的，当然笼罩性也越强、越能够统摄其他的意见，也就越能够领导另一方了。

两年前有一次，我在广州演讲，因为面对的都是教育界的人，我说，各位，我们面对教育，我们要去探究我们教育观念的